詩疑辨證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詩疑辨證卷三

上海黄中松撰

鷄鳴篇

序曰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致豈亦以惡謚而得之與考序言思賢妃者特以邶鄘以下槩謂之變風故其中雖有美詩當時之人不足以

當之因皆稱思古爾然多一轉折朱傳就詩論詩似較
直捷而或疑既言古之賢妃又曰詩人叙其事不免自
相齟齬意傳箋所謂古在作詩之前朱子所謂古即指
作詩之時耳又雞鳴在䵷聲之前月光亦在東方未明
之前於是説者紛起孔氏述毛鄭謂二章章首二句陳
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陳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
人之言曹氏嚴氏戴氏皆以上二章之下兩句為哀公
之言許白雲以首章為夫人之言二章國君拒夫人之

言三章又為夫人之言劉上玉則三章皆為夫人之言而朱傳則本范逸齋也范云感于聽者聞蟻戰若牛鬭眩于視者覩蝨如車輪今以三章俱為夫人之言而首章以許說讀之言非特雞之鳴而蒼蠅亦將有聲矣次章以劉說讀之言若非東方之明難道是月出之光乎如此庶於時候不礙也

甫田篇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曰求大功者因

經文甫田二字而衍之也曰求諸侯者因逺人二字而衍之也攷齊襄公立於魯桓公之十四年春秋桓公十七年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杜註魯為盟以平齊紀則此盟魯為主也十八年又書會齊侯于濼是文姜欲求其壯耳初非求諸侯之事也是年傳云齊侯師于首止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此事頗快人意然乗其來會而戮之又不能定鄭國之亂而歸是特高渠彌之復惡已甚天奪之魄而假手於齊耳且傳曰是行也祭仲知之

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則安知齊侯之師非祭仲陰有以召之而子亹之往會非祭仲實有以迫之乎則亦未可為求諸侯之事也唯莊公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齊襄之會諸侯為最盛然衛朔得罪于王而齊襄會諸侯以納之故春秋書人以貶之若即以此為求諸侯之事春秋方惡其逆王黨惡罪不勝誅而此詩乃教以不求自至之道聖人復録之以為後世法則删詩之意毋乃與作春秋之旨相剌謬乎

序以南山至猗嗟俱爲襄公時詩故有是說夫經遭秦火之後篇章錯亂如王風桓王之詩（兔爰篇）在平王之前（葛藟篇）鄭風文公之詩（清人序）在莊公之前（遵大路序）此類甚多況六篇中前後四詩皆言文姜之事而其間復厠以甫田盧令二詩已不得從其類乎朱傳以此詩爲比後人復疑之攷毛傳於詩之取喻者皆以爲興（此詩亦云興也）初無稱比者朱子釋詩有興復有比此詩通體皆設喻猶中庸言辟如行遠辟如登高行遠登高可以見道而道不

盡於行遠登高也此詩所言未始非說理而理不盡于是故曰氿也氿氿字正與辟字義同楊雄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去四字加二字而詩意已明正如孔子說烝民詩加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妙義無窮古人說詩不詞費如此序之詞亦費矣哉

敝笱篇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朱子曰桓當作莊攷春秋魯

桓公三年乃齊僖公之二十二年也公會齊侯于嬴左傳成昏于齊也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文姜之魯之初即已非禮矣十八年春公與姜氏遂如齊乃齊襄公之四年也左氏載申繻諫不聽又稱齊侯通焉此文姜宣淫之始四月桓即薨于齊則桓公時文姜猶未肆其會禚齊地莊二年享祝丘魯地莊四年如齊師莊五年會防魯地會穀齊地俱莊七年俱在莊公時則朱子之說良是但朱子從張子以

經文歸止為反歸於齊耳若如毛孔疏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美庶士盛如雲雨故往來自由桓公不能禁止傳意當然鄭云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說

序實不誤夫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桓公實與文姜如齊則禍基實兆於桓春秋書與而不書及見桓之不能制姜而姜之與公抗也一之為甚其在多乎嗟夫春秋之際王法已弛矣天道猶不爽也隱不知天下有弒兄之弟而桓弒之桓不知天下有淫妹之兄而襄淫之蔿氏之亂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桓儼然君魯矣孰知

寘寘之中日監在茲已生文姜爲之妻而同謀弒夫以報爲弟而同謀弒兄之罪在桓之娶文姜止欲結齊爲援以固其位原不重乎夫婦之義也而殺身之禍已兆於此齊襄禽獸之行復惡已甚而又生公子無知無知弑君而更生雍廩人果報昭昭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孰謂天道無知哉春秋詳書文姜之始終而刪詩特存南山敝笱四篇於齊風所以寒亂賊之膽而褫亂賊之魄者至矣至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

無言歸者文姜于歸齊僖親送于魯適及一月使弟來聘則當日盈門之爛可知而桓之承順文姜勢所必至文姜挾其貴盛之勢驕佚自恣固其宜也漸積久而成大惡君子謂鄭昭公善自爲謀旨哉言乎楊龜山雖譏魯桓亦是爲莊公說法與趙子之意同若桓果剛而有制姜自不敢萌適齊之想何待禁人之不從乎逮桓死而慶父之才季友之祥皆足君國莊公諒因文姜之故而得立文姜復挾齊襄之勢以制莊莊且以得立之故

德齊僕僕焉甘為襄役而不辭元年為逆王姬三年會伐衛四年狩于禚五年人會伐衛人道絕矣故猗嗟刺之也

好人

毛鄭之意毛云好人好女手之人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為飾鄭云服整也襋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新婦至慎于威儀使之非禮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之耳我是以刺之好人即縫裳之女也下章上三句亦言縫裳之女維是之是又指魏國之君言朱傳曰好人猶大人也是指縫裳之女之夫也下章上三句

言其夫之儀容維是之是即指其夫也如古說則於佩
其象揥之下必補以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又必說
明上行下效之意然後因民俗而追刺其上誠不免迂
曲朱傳則於上下文勢承接靈際不待補綴而自明順
又儀禮疏言笄有二一是安髮之笄婦人男子俱有一是為冠笄皮弁爵弁笄男子有而婦人無則男子有笄何知必無揥朱
傳固可通但如羔羊之縫則成新亦可言縫左傳昭二年
季武子曰敢拜吾子之彌縫敝邑杜註縫補合之也則

裳之須縫其為破壊敗裂可知左以彌縫聯敝邑言當是縫舊矣鄭云整治之亦以為修舊耳以破壊敗裂之裳而佩象骨搔首之揥似不相配且言其威儀服飾之美則與儉嗇褊急之意亦不合古説雖迂不可廢也

莫藚

毛傳曰莫菜也孔氏引陸疏曰莫莖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味酸而滑始生可以為羮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謂之乾絳河汾謂之莫以申之後儒無異論埤雅莫子如楮實而紅謂之乾絳以此今吳越呼為茂子毛傳曰

藚水寫也孔氏引爾雅云藚牛脣李巡云別二名郭璞云毛詩傳曰水寫也如續續寸寸有節拔之可復兩家註復引陸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艸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以申之攷郭註陸疏兩家説異爾雅曰藚牛脣郭璞引毛詩傳以為水蕮邢疏云陸璣以為今澤蕮也郭氏所不取爾雅又曰蕍蕮郭璞曰今澤蕮邢疏云蕍一名澤蕮即藥草澤蕮也本艸作澤瀉一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鵲瀉陶註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亦云輕身能行水上蘇頌曰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艸是郭

以爾雅之萮為澤瀉陸以爾雅之藚為澤瀉也孔氏既引郭不當又引陸矣呂記朱傳俱仍孔疏惟嚴緝引曹氏語辨之而馮疏論之尤詳云本艸經澤瀉一名水寫而毛傳解藚為水舄故陸有此誤牛舌草即車前之異名澤瀉似車前故韓詩以車前為澤瀉也陸氏之誤固有自來也

公路公行公族

毛傳曰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其文甚簡

鄭箋曰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趙盾為軞車之屬

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引左傳宣二年晉成公乃宦卿之適子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屬　服虔曰旄車戎車之倅杜預曰公行之官也　成十八年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而謂公路公行為一官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謂之公行變文以韻句耳又辨公路非餘子之故曰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其說詳矣然據左傳註餘子適子之母弟也治餘

子之政主教卿大夫適之次子其職甚簡即以之主君路車宜亦可辦安知不掌公車乎左傳自有餘子公行公族三官而詩分公路公行公族為三章即以公路為餘子疑無不可也不然詩人何以分一官為兩章而一官止一章乎況魏滅於閔之元年至宣二年共五十四年晉始置公族餘子公行則前此未有也此詩所詠魏官爾魏之官豈必悉合於晉而謂必二官乎然而從鄭孔者多矣

伐檀篇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君子不得仕進爾鄭氏以章首三句為君子不得仕進中四句是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末句斥伐檀之人有功乃肯受禄而後儒多從之朱子謂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葢謂之刺則怨懟譏訕有失忠厚之意謂之美則見其素位甘貧而秉禮守義有樂於中無慕乎外足以為法矣況謂之詩人所美則君子之號原自

詩人稱之非厲志者自以為君子也朱傳本可通而或疑不素餐者謂不為其事則不食耳非謂為其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車無所用何苦伐木為之既欲自食其力不應為此拙計夫朱傳之意止謂伐檀以思用而世不我用仍安於伐檀而不悔如人幼而學本欲壯而行及壯而不行仍守其學而已天下無明知正直不容而改容易節之君子也天下惟君子之人始能為拙計也捷徑窘步彼何人哉但玩爾字口氣自指貪鄙之人言不

可謂君子自爾也通篇旨趣亦與考槃衡門迥別古說不可廢魏俗儉嗇而此與碩鼠皆刺貪天下惟嗇者最貪魏風至此民何以堪乎

揚之水篇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也序言盛強者據其勢而言爾春秋之時諸侯多以詐力權謀以成大國豈果仁者無敵哉而毛曰聞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以善政許沃鄭曰興者喻桓叔盛強

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以有禮義許沃孔曰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以有德許沃沃果何如人哉而加以如此之美名乎鄭風不責突而刺昭公唐風不責桓叔而亦刺昭公其失是非之正一也朱子謂序說不誤亦以為國人樂從桓叔之詩矣不惟失於事情幾疑詩人為叛黨乎歐公曰如毛鄭之說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其强盛為晉患也使民知就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也深闢毛鄭嚴氏曰此微詞以泄其謀欲昭公聞而戒懼早為之備也力為申雪而詩人忠君憂國之心沉深切摯宛然可見千古奇冤一朝得白其

有功於葩經豈淺鮮哉或疑詩言從子言既見必從桓叔而見信任故得聞其命聞命而洩其命寧非反覆之人耶夫為人臣子不可以國情輸賊不可以國情輸賊獨不可以賊情告主乎國家之典以國情輸賊者必加重戮以賊情告主者必蒙上賞春秋之義美反正而不登叛人猶此詩之旨也夫申公說成師有簒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其說甚正不可以其偽托而棄之也

綢繆篇

此詩毛鄭異義毛以為晉國之亂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昏姻失其正時故歷舉正時以刺之而三星者參星也孔疏王肅云在天謂十月也則在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正月中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也鄭以為晉國之亂昏姻失仲春之時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而三星者心星也孔疏在天三月末四月中也在隅四月末五月中也在戶五月末六月中也月令季夏之月火昏中是也一謂可嫁娶一謂非其時其說正相反攷參星之為三星見漢天文志而或兼伐為六星或數左右肩股為十星初無一定而心星之為三星援神契曰心三星中獨

明

晉天文志（曰心為明堂火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之言同其形似連珠劉瑾謂如鼎立則非耳朱子三星義從鄭而謂失時後得遂其禮而作蓋諸儒泥序故多言男女失時不能相合而成婚細玩經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曰今曰見正言今可得見也人情可喜之事得之意中者其喜也淺惟於絕望之中忽然得之望外則其喜有不能自勝者矣朱子之解固本說苑越人歌也（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夫如鄭說則似詩人從三月中

見昏姻失時之後直耐至六月而始作詩且既言失時矣將六月後絶無昏姻者耶若如朱傳又似新遂昏姻之禮之夫婦終夜在野也當參以許白雲之説許曰此蓋于六月之時成婚而作今夕何夕同一時也見此者同一夫婦也而上二句追序其失時也子兮子兮首章指女卒章指男三章則兩指之也而始明至首章之良人毛以為美室攷秦風厭厭良人孟子訕其良人皆婦人指其夫則儀禮良席在東鄭注婦人稱夫曰良當巳

羔裘篇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民也朱子初說
本從序集傳以居居究究義未詳不敢强解攷毛傳曰
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究究猶居居也此本爾雅爲
說也爾雅釋訓曰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注曰居居不狎習
之惡孫炎注曰究究窮極人之惡孔疏申毛引李孫二
說而解之曰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
而不恤其困是窮極人也此說之最古者也宋元諸儒
各爲異說王安石曰居居固而不變也究究窮而不通

也李迂仲已識其鑿矣張橫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
而晏安之也自我人究究言得我而察察作威也范逸
齋曰居之為安也謂安其業也究之為言察也謂察其
疾苦也居居則安之又安究究則察之又察也二説雖
同而范為明順蘇子由曰君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
此解自我人人字為順而詩刺在位何必言君乎又以
究為久謂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義更無据
金仁山以為婦人留所愛之詞以魏晉之俗等於鄭衞

尤可發粲夫立說必期有本末可以意為斷也爾雅一書出於毛公之前非毛公一人之私言也特毛公以爾雅居居究究俱訓惡故言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說可通故申成其義此詩果刺在位不恤民則孔說有意味左傳祈招之詩曰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乃用民力而恤其困者歟子貢傳曰晉大夫賢明國人美之賦羔裘則此詩與召南鄭風之羔裘同義矣夫人不以服重而服實以人重人足以稱其服則服與有榮人不足

以稱其服則服與有辱同一羔裘也固難必此詩之不為刺然觀晉當曲沃作亂之日沃數得志而晉屢立君五世之後迫於王命而後巳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輩非能居之又居究之又究安其居宅察其疾苦斯民何以遭沃侵殘卒流離困苦而不忍去也哉則其書雖牘其理可通未必非釋經之一助云

無衣篇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孔氏謂天子之使以他事適晉其大夫就使求之是不過乘便囑託實無負罪引慝之心尊君親上之意也令當日天子之使不適晉則亦不及請矣程子劉氏俱謂取其一節不蕪其義夫惟尋常無過之人未能盡善偶有一節之善揆諸善善欲長之義不得不取之耳武公何人此節何善而取之歟王安石更謂此是與人為善之心夫與人為善者莫如虞帝四凶未甞有簒弑之罪猶且投之四裔則知與人為

善者必非簒弑之人亦與在其中也茍簒弑之人猶為可與則國家之刑罰施於何等人耶皐陶可不必作士於虞廷而周天子者幾為簒弑之宗盟矣武王何以責紂為逋逃主耶故使武公實心尊王專使請命詩人必不美之聖人必不取之為萬世簒弑者開一釋罪之捷徑也况非誠心耶朱子謂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良是申公說唐公孫偁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寳器賂周僖王王命之以為諸侯國人作詩以刺之此雖贋作之書

尚以為刺勝序説多矣序於變風中凡人之可美事之
可美者概謂之陳古刺今獨此詩直稱爲美而所美之
人乃簒弒之武公也如其説則衛州吁未能和民而如
陳以請覲于王吳元濟自領軍務而請朝廷節鉞皆在
可美之例矣詳玩經文首章必求七者坐名取索跋扈
之氣溢于詞句之間次章降言六者更如大盜獲贓急
於求售不復計價之多寡耳且繹序文言大夫爲之請
命是知有天子而請之者大夫也大夫爲可美矣而首

句乃曰美武公上下文義不相聯貫諸儒竟据其首句而極讚武公武公能簒國而美之昭公以受簒而刺之誠所未解朱子辯說原有武公自作詩人所作兩說然謂詩人作以刺之則可謂詩人作以美之則不可盖正人君子知武之為惡則必嫉之嫉之則必刺之若黨於武公者則不知其惡而愛之愛之自必美之故解此詩而謂為可美者即武公惡黨也不意劇秦美新之作乃濫觴於此何怪乎後之諛賊者邁堯舜軼湯武之語耶

朱子譏序後人復譏朱故辨之

小戎

毛傳甚簡而釋此詩甚詳孔氏引申其義多合古制故朱傳亦頗用疏義要不能無異同焉毛傳曰小戎兵車也蓋平地載任之車為大車則兵車為小車耳鄭箋曰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孔氏謂鄭箋申毛而强毛以從鄭孔云兵車兵戎之車大小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失其旨矣董

氏又謂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此亦不足據故朱子止用毛傳是毛傳曰俴淺収軫也孔氏曰俴淺釋言文収軫者相傳為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横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収焉兵車當輿之内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本考工記輿人鄭注）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車人鄭注）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也朱子從孔而陳道祥曰軫一曰收一曰車枕（方言軫謂之枕）輿後横木（圍尺一寸其厚與轐共七寸其長六尺）也考之於

禮車前有軏有陰而已不聞有軫也馮嗣宗曰孔氏之意本不爽但不當謂車前有收令考說文云軫輿後横木鄭司農輿人注亦曰軫輿後横者也則軫果在後而前未必有乎毛傳曰五五束也楘歴録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歴録孔云輈者輮也以皮革五處束之因以為文章歴録然歴録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軏也輮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又曰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孔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

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二條皮上繫于衡下繫于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陰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孔云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故曰陰軓也靷者以皮為之繫于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哀二年左傳兩靷將絕是也鋈非白金之名謂消此白金以沃續靷環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云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比之為長故云長轂也孔氏申之諸儒無異說徐鳳彩曰約而計之攻木之工三收也

輈也轂也攻革之工四游環也脅驅也陰靷也文茵也攻金之工一鋈是也一車而工聚如此然二章言龍盾之合畫龍於盾毛傳合而載之以為車蔽王肅則又未嘗無設色之工矣

蒹葭篇

蒹葭一詩通篇設喻其文邇其旨遠言不盡意而意常在於所言之外誠未易得其旨趣之所歸也小序既以為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無以國其國而毛傳釋此詩為興又明其取興之義曰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

國家待禮然後興毛傳甚簡而此詩獨詳誠恐後人誤
解而失詩旨故不憚煩言之耳大毛公生於六國時小
毛公在漢初去聖未遠師傳有自不若後人從千百載
後揣摹擬議以立説也援此解經固無不可胡雙湖引
毛氏鄭氏歐陽氏陳氏吕氏之言而曰此皆序説愈巧
而愈鑿夫毛傳之説本無不通惟王肅述毛以大水喻
禮樂未免自生支節耳而序但言不能用周禮鄭氏謂
知周禮之賢人豈非畫蛇添足陳少南歐陽永叔則以

伊人斥襄公語氣之間不免輕薄其君矣呂東萊以伊人為即周禮許白雲蔣仁叔輩更衍為求道之言經文明曰伊人則是指人而言何可改作此理耶董彥遠蘇穎濱以為詩人欲襄公用賢是皆不免於鑿者也李因篤獨以為情深故主之詩雖未見其必然而陽樊有不服之民君子不以為非以豐鎬之人沐文武成康之化者何若而即傾心於襄公也可謂賢乎以周之賢而望秦人行周之禮此何禮也李說實為有理矣申公說曰

蒹葭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明人多從之嗟夫何地無賢何地無好賢之人况秦實豐鎬地士之食德舊矣一旦周之忽變為秦也豈無抱道守義之賢不甘側足寺人媚子之間而飄然遠引潛遁於山巔水涯之際非惟不欲顯功名於新土抑且不願留姓氏於人間者而詩人愛之慕之欲致其隰桑瓠葉之思而不可得遂不能已於言乎篇首言白露為霜周家仁厚之風令忽為秦人暴戾之氣伊人之所以遠去者又可於言外

得之矣要之說詩者當以意逆志斯爲得之細玩所謂二字意中之人難向人說而在水一方亦想像之詞若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到何以上下求之而不得哉詩人之旨甚遠固執以求之抑又遠矣

晨風篇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朱子以此序爲誤而改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詞且引扊扅歌爲證今玩序說亦無甚悖理特從序者穿鑿失之爾毛

傳簡質云興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思望之心中欽欽然 今則忘之矣鄭箋以未見君子為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末二句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其說未免近於幻范逸齋曰康公之初即位也望賢臣之來而未得也憂心欽欽而不敢忽今乃棄賢不用故嘆其如何如何忘我賢臣實多也以憂心欽欽為康公初年事呂東萊從之盖以序稱刺康公則通篇俱作康公之事其說為優但秦風十篇權輿既刺康公有始無終此詩復以是為說豈二

詩之果一意耶去聖久遠難以臆度而細繹經文覺朱子之解尤明順蓋從序之說必於本文之外增添補綴其意始達如未見君子之前不知其何所指也必加以穆公康公字樣而後衆著於穆公康公之好賢爾憂心欽欽之下語意未完也因添以惟恐賢之不至云云而後知所憂者爲賢臣之未得也如何如何之上承接太突也因補以令康公棄其賢臣云云而後知所忘者乃所得之賢臣也委曲周旋不免太勞若從朱傳則未見

四句一氣相生直捷明快無容添綴其義曉然矣然亦安知非朋友相怨如谷風之類乎其人齒位頗尊故仍以君子稱之耳

六駁

毛傳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孔疏引爾雅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郭註以申毛又引陸璣之說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傳箋不言以爲有理攷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

爾雅邢疏引之作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羅願爾雅翼云周書王會正北方義渠以茲白即此物是獸果有名駮者又此獸名駮而已曰六駮者王肅云据所見而言也竊意鷙鳥不羣安有食虎豹之猛獸羣處有六乎且人偶見一駮即當心駭而走豈能遇此六駮不為所害而心有餘閒細數不誤乎況如馬之駮深山始有之今詩言隰有斷非獸名矣元恪以為梓榆樹蘇傳呂記朱傳俱從陸則與下章苞棣樹檖皆言

木者一例矣而六字未有解崔豹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直以六駁為一樹之名當必有據顧麟士曰苞言叢六言數各上一字為虛字亦通

渭陽篇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序以經文悠悠我思句而衍為念母之說朱傳引序而又引或說曰穆姬之卒不可攷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

竊意念母固可以言思而念舅獨非思乎何為舍經文
明有之舅氏而另從經文之外推其所思乎攷春秋魯
莊公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
子申生又取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魯僖公十五年秦晉
戰于韓獲夷吾歸穆姬聞晉侯將至因以其所生太子
及女登臺而履薪焉者即此秦姬也及穆公納文公在
僖公二十四年九年中或秦姬已卒亦未可知而康公

即位在魯文公之七年又隔十七年矣文公已卒子襄公亦於是年八月卒康公乃能追思十七年前之事而作詩念母可謂孝矣但不知十七年中何不一思及之必至即位後而思之乎且以見舅氏如母存之孝何以伐舅氏之國竟忘其為母氏之國乎史記稱康公二年秦與晉戰於武城報令狐之役也左傳文公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不知此時何以竟不念母乎況以經文觀之上句言我送舅氏而即

繼之曰悠悠我思明係所思之人即所送之人也唯思所送之人故欲以瓊瑰佩玉贈之一氣承接自相聯貫若四句之中三句對所送之人言中間忽以一句思非所送之人似有難通而所送之人豈反不思之乎故以爲康公送文公時即作此詩無疑也葢康公爲太子之時私欲未深天良猶在故當文公反國之際作詩贈送情致殷勤若此及其即位但以兵爭之勝負爲榮辱而舅氏之國可伐矣何嘗有念母之情如序所云者乎

夏屋

毛傳訓夏為大而屋字無訓王肅述毛以為所居之屋也鄭箋曰屋具也孔疏申鄭云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其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具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以為禮物大具是指飲食之俎言也蘇穎濱李迂仲曰鄭說曲不如王說為長呂東萊從王闢鄭范逸齋曰禮貌衰而飲食薄則有之決無奪屋之理春秋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淄有肉如林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也陰幼達元人楊升庵

曰宇書夏屋大俎也禮周人房俎魯頌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柎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也以夏屋為屋以大房為房室可乎禮童子屋無幘謂戴屋而行可乎從鄭闢王朱傳從王攷禮檀弓曰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平是也楚辭大招曰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崔駰七依論宮室之美曰夏屋渠渠揚雄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是夏屋之為大屋非無據也又爾雅釋言作握邪疏云李本作幄是具字之訓或握或幄而非屋鄭氏有破字之病乎但觀不承權輿句此必就

一事之始盛終衰言方可云不能繼其始也今於屋則言其始之盛於食則稱其今之衰於不承語意未醒就下章而言上句每食四簋下即繼之曰今也每食不飽二句皆言飲食之事承接一氣文義始順則兩章一例鄭說得之矣或曰古人作文變化出沒不用繩尺自合規矩不若今人之拘拘對偶以整齊為工也如漢廣殷其靁諸篇三章結語同而東山四章則首句同矣淇奥又上兩章同而卒章不同矣關雎諸篇則二三章與首

章不同汝墳諸篇又末章與上兩章不同候人則中二章同而上下章不同凱風又上二章同而下二章不同矣檜之羔裘上兩章言羔裘狐裘卒章但言羔裘矣陳之澤陂上下兩章俱言荷次章獨言蕑矣是可執今人之法以律之乎此言甚辨但古文之不整齊者固不可强為整齊之若本可以整齊者整齊之而理尤勝何以不欲整齊之乎樛木螽斯等五篇鱗次皆三章同調整齊之詩不多於不整齊者乎初不必致疑耳朱傳引穆

生事爲証亦惟醴酒不設也唐明皇時薛令爲東宮官

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飯澁匙難綰羮稀著易寛遂去亦此詩之意也夫

宛丘篇

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孔疏云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毛云子大夫也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事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孔蓋左袒鄭說也今觀

詩詞曰上曰下則非一地矣曰冬曰夏則非一時矣游蕩無度如此固非閭巷細民之所為也大夫之習俗有然則幽公之不能勤恤民隱憂勞國政可知乃鄭以序稱刺幽公而遂以經文子字即斥幽公孔復引公子翬語曰諸侯安子百姓悅子以証諸侯之臣亦呼君為子翬之語見於公羊傳而左氏隱公四年傳曰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即十一年使賊弒公之羽父爾亂賊之臣有無君之心者也其言何足為據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僖公九

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經書宋子明踰年後諸侯無稱子者詩人刺君荒亂而為此背逆之詞必非循分守己之人可知聖人何取焉書言恒舞于宮酣歌于室豈專指君乎春秋時慶封好田而嗜酒伯有擊鍾於空谷世家大族侈靡無度非直其君也毛説為當朱傳泛言其人就詩論詩更少葛藤矣

東門之枌篇

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荒淫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

井爾

序以經不績其麻句有誚責之意故以為刺朱子以經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句不類他人之言故以為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夫曰賦其事以相樂則是男女自述其事也次章又云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末章又云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則又是他人代述之矣後儒因之議論紛起謂以子仲之子為女則兩章皆言女而末章又為男女相悅上下脉絡未為妥帖又兩章皆言女首章次章兩言婆娑語亦煩贅又首章

既往東門次章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原是郊原市是市井一在國門之内一在國門之外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理俱為未合故以首章之婆娑為子仲之男次章之婆娑為原氏之女末章乃男女相悦結物以相贈不知朱傳次章末章之說乃自雜以說詩之語原不入詩人口氣中也今攷毛鄭以原為大夫氏而下云不績其麻遂以為原氏之女既以南方之原為女因知上文子仲之子為男也朱子以為子仲氏之女者亦以次章言不績其麻而

知之也歐陽公以原為原野不以為氏故云子仲之子莫知其男女也李迂仲曰經曰南方之原而以為氏不甚明白從歐而非毛鄭范逸齋曰春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為陳大夫氏何疑之有從毛鄭而譏歐歐陽之説文義明白無假借穿鑿之病據以解經則此乃男悦女之詩通篇皆作男子之言為是蓋有男子與子仲氏之女婆娑相樂之後而追叙其事始焉婆娑於東門繼焉婆娑於宛邱延遞至南方之原亦婆娑焉極方之原有市亦婆娑焉極其情之所至亦事之所或

然也但歐之所以易毛鄭者以經文有南方字原既為
貴族宜在國中不宜在南方爾竊意居都鄙之南者固
可謂之南方即在國中之南亦可謂之南方也據此而
定原之為原隰似太執著夫詩人之言何可過拘哉所
謂爾者未必真爾所謂我者未必真我時蓋有此爾我
耳如果止為男女相悅之褻詞聖人何取焉此詩與溱
洧相類直陳其事而其惡自見固將以為戒也古說不
可盡廢

衡門篇

攷十五國風共詩一百六十篇詩序立說不一衡門篇獨以為誘僖公者僖公愿而無立志故旁通曲譬見小國之亦可為善不必大國而後可致治所以開陳善道冀幸君心之一悟而奮然自興此如小雅鶴鳴之誨宣王通篇設喻擴而充之可以至道揆之於理固為可通但陳在春秋之際國誠小矣其初實為三恪又係元女之封未必小也據史記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彘僖公

者幽公子也正當宣王中興之時未知其國何以遂小耶朱子改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就詩論詩不牽引國事別滋蔓説更為簡易而實本於毛傳也毛傳曰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鄭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孔疏引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為證而毛於此詩不言興則亦不以為喻矣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殆此詩之意也夫蘇東坡超然臺記人以為得蒙莊之趣不知得力於此

詩者亦不小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

正脫胎詩意而以無往不樂為遊於物之外其胸次之

超然一至於此恐能言其理未必能造其境爾而衡門

之詩人抑何超然也

東門之池篇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毛傳以

此詩為興其說甚簡鄭箋謂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

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夫習與善人居猶

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習與不善人居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閨房燕好之内親與愛併情為私奪朝夕相漸有不覺其過之日滋者矣苟得賢妃貞女懿德淑行為之陰助於内朝夕相漸亦不覺其善之日進者矣故周宣晏起姜后脱簪待罪卒致中興齊桓好淫聲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遂成霸業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竟敗晉師其在於詩關雎冠四始而静女鷄鳴急思夫賢女之助者豈其微哉此詩之義亦猶是

已朱子以詩中不見可刺之故改為男女聚會之詞而以淫詩例之玩經彼美淑姬句乃男悅女之詞淫放之人自以為美自以為淑正如後世詞賦家敷華揚藻艷羨誇美之語非真有賢淑之德也且習俗之移人甚矣陳自大姬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而孔子删詩訖於陳靈誠惡之也烏有株林作於上而其民猶能守正不淫者朱子之說固無穿鑿之病亦免訕上之嫌也然陳風終非鄭衛比經曰淑女實非妖麗艷冶之稱曰

晤歌亦無謔浪笑傲之態攷朱子與門人論蘇氏不取小序之意曰彼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今觀此序上句未必是下面有離亦有合其離者求之經文而不可見者也其合者求之經文而可見者也說詩者求之經文而不背斯善已何必執一見以相譏議乎至聖人刪詩垂訓何取於男女之私相會遇是唯善讀者方知為戒耳竊意此詩當盡去小序刺時等語而第即思賢女之意求之則麻也紵也菅也必得池

水之久漬乃可以為用以喻君子必得賢女相與漸染乃可以成德似於經文無不合者

東門之楊篇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毛謂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謂楊葉牂牂三月時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二家異義猶皆可通孔謂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如其言陳國之中淫風大

行幾無一男一女之得正者不較鄭衛而更甚耶何言之過也朱子初說云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本從序說及定集傳以為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因其所見起興此是晚年定論當必見地愈高立義愈精矣竊思聖人删詩何取於男女之必不負約乎此疑是朋友之間負約不至故刺之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特借以形容其負約耳初不必太泥也屈子云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正用此詩之意而彼更以

喻君臣也噫世風日下人情反覆久要不忘伊何人哉

夫子録此其為無輗無軏之戒者深矣

墓門篇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朱子初解本從序説蓋陳佗有可刺之罪而

以此詩刺之實無害於義也但後序所謂無良師傅者

見經文有不良字而衍之爾若用蘇黄門之法讀之止

存首序一句而盡去其餘則詩之本義自明矣范逸齋

泥後序故稱父兄任其咎無賢父兄則無良師傅則并刺文公矣蘇氏又專咎桓公攷佗繫文公子桓公弟桓公在位三十八年之久而致佗生亂似蘇説為是然如其説序當云刺桓不得云刺佗矣夫舍首惡而不誅徒牽累無辜以成其獄其得為平允乎教世子之法春秋時不聞諸侯有行之者以桓之長惡不悛自且不能聽五父之諫隱六年乃責其教佗予真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矣其心猶有後序之見存焉爾今觀序曰至於不義則不免失出

曰惡加於萬民又不免失入盖陳佗者亂賊之人也亂

賊之事固為不義而但言不義不足以蔽其亂賊之辜

也魯隱公七年鄭良佐如陳涖盟已知陳之將亂至魯

桓公五年傳曰國人分散者當是國人不服佗之篡殺

而分散耳非必佗有惡加於民也自古篡竊之人每以

私恩小惠結民之心如齊田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是也佗即無

此隱謀而佗以魯桓公五年春殺大子免而代之六年

秋即見殺其殺也魯莊公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非惡加於民而民殺之矣故序之下三句皆不可信不若盡去之而直曰刺佗以經夫也不良夫字即指陳佗（毛云夫傅相也朱云不知其何所指也）覺為直捷洩伯曰五父必不免非夫也不良國人知之乎下章歌以訊之即謂訊佗之惡顛倒思予言亦必見殺也如此則首序可通矣又范氏謂序言陳佗得春秋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夫鄭昭公以世子當立不幸為突

所奪更不幸為高渠彌所弑未聞有大過乃被弑奪之人非弑奪人之人也竟與陳佗衛州吁同坐不知昭公何以得罪於諸儒於本國疑似之案既羅織之以實其過而斷鄰國極惡大罪之犯又欲牽連誣害之乎至史記謂蔡人為佗殺五父分佗與五父為二人孔疏辨之當已

防有鵲巢篇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攷

左傳陳宣公於魯莊公元年立在位四十六年自齊桓始霸而即與于會嗣後兵車衣裳無役不從能堅事盟主以固其國未聞有失德也（謚法善問周達曰宣）惟於魯莊公二十二年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杜註傳稱大子以實言御寇宣公大子也至其所以殺之故則不可攷序詩者豈見晉獻公聽驪姬之譖而殺大子申生陳亦有殺大子之事當必有譖害之者而傳會之歟又魯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正當宣

公之世然此乃鄭申侯之反轅濤塗以取悦盟主其後轅濤塗復譖申侯於鄭伯雖為讒譖之事實與宣公無與也故朱子不信序而定為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更不知聖人何取於男女有私之無間而於鄭録揚之水於陳又録此詩也古來孤臣孽子正人端士其始非無恩義迨貝錦既成而美惡變或不諒於君親或不諒於朋友凶終釁末者何可勝數寧獨男女之私也哉此詩當亦如蘇氏法讀之為得子貢傳曰靈公聽讒囚

治父內子憂之賦此治父事雖見左傳亦未可信

苕鷊

毛傳於苕之華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艸孔疏辨之曰彼陵苕之艸好生下濕此則生于高丘與彼異甚明又引陸疏曰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以此苕為苕饒朱傳嚴緝俱從之良是范逸齋以此苕為陵苕誤矣又考爾雅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郭注一名陵時及本草曰紫葳一名陵苕一名茇華生西海川谷及山陽圖經曰陵苕陵霄花也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亦或種蒔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而有華

其華黃赤夏中乃盛則陵苕即陵霄也陸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葉青如藍而多華則是爾雅曰勤鼠尾郭注可以染皁之勤本草曰鼠尾草有白華者赤華者一名勤一名陵翹生平澤中四月采葉七月采華之陵翹而圖經謂苗如蒿夏生莖端作四五穗穗若車前者爾亦誤矣

至毛傳訓鷊為綬艸孔疏引爾雅釋艸云鷊綬郭注曰小艸有雜色如綬也及陸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艸以申之諸儒皆同劉瑾之說曰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頗得其義蓋禽獸草木之名多取其形之相似彼此相

命見於爾雅者難悉數即三百篇中馬曰有魚蟲號莎鷄黃鳥亦名摶黍白鷺別呼舂鉏而植物之名如蕨為鼈蓷為鵻貝母為莔紅草為游龍梓榆為駁馬萇楚為羊桃（又名羊腸）蕢為牛脣皆是也綬鳥以似綬而名鷊綬艸亦以似綬而名鷊爾

檜風

朱傳於鄭風言（桓公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于新邑是為新鄭）本國語立說當已於檜風言為鄭桓公所

滅而遷國焉此衍蘇傳曰周衰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不傳之誤而蘇衍韓非之誤也自當以孔疏云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之言為正又朱傳於魏風引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於檜風又云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今攷蘇傳曰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之所為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魏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為衛矣何也叙以衛也而魏詩不為

晉何也叙不以為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為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于魯至於歌魏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夫亡國之音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為晉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末亡而作矣但以魏風為晉詩竝無檜詩為鄭作之語此疑朱子之誤注矣王魯齋詩疑曰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為鄭作非也檜詩皆鄭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於鄭許白雲名物鈔曰檜風急迫褊陋鄭風放蕩淫邪蘇氏之說恐未然也魏列晉前其意似邶鄘之於衛鄭檜相去遠恐不得為此說皆辨蘇說之非未嘗辨其說之無也朱孟章詩經疑問曰邶鄘之詩皆

為衛作則列於衛之前魏詩為晉作則列於唐之上檜風皆為鄭作又不與鄭相次何歟豈編詩之次亦皆偶然者歟檜詩皆為鄭作亦蘇氏之說此鄭氏詩譜所以先檜於鄭歟更不辨其說之非而表其說之有據三子居朱子之後似皆未檢蘇傳特因朱傳而各抒所見不免因誤而傳誤耳夫邶鄘之為衛作固無可疑者魏風雖有季札之言可據然序言魏地陿隘集傳亦用之又言國小而迫辨說以為得之則非晉詩矣至檜詩不為鄭蘇說自明

匪風篇周道

序以匪風為思周道是思周家治天下之道也毛鄭釋經之周道毛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鄭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與序之周道同歐陽永叔以經之周道為嚮周之道朱吕皆從歐蔣仁叔曰顧適周之路而思周之盛也則序之周道為文武成康之道而經之周道自為道路之道作詩之人實思文武成康之道而意不在於道路乃就其所瞻之道則指道路而非文武成康之道其說亦通但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云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古與有道其詞雖異其義實同韓毛二家合也其說最古非古非有道宜其傷矣程子（曰匪風不和之風也匪車不法度之車也）王安石（曰上之所以動而化之非其道故曰匪風發兮下之所以載而行之非其道故曰匪車偈兮）之解匪風四句亦從毛自李迂仲以張子（云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蘇氏（云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為簡勁而古說久廢矣

曹風

鄭譜謂昭公時曹之變風始作蓋據蜉蝣序昭公國小而迫之言也攷春秋魯莊公二十四年春經書葬曹莊公冬經書曹羈出奔陳杜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也經又書赤歸於曹杜注赤僖公也蓋為戎所納而歸夫羈以世子而奔陳赤以庶孽而歸曹此與鄭忽以世子而出突以庶孽而入同也當此之時曹國之風豈得不變又史記稱戴伯（即幽伯弟名蘇）殺幽伯而代立繆公（即碩甫弟桓公父名武）攻碩

甫而代立與唐桓叔武公事相類何以其風皆不變而必始於昭公乎昭公即僖公子（桓公曾孫）立於魯莊公三十二年卒於魯僖公七年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伐楚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會于首止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是昭公即位後亦能固事盟主以安其國未有失德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況當齊桓霸業方

隆之時以安攘為懷小國可以休息初無危亡將至無所依歸之景象則序說與鄭譜皆可疑矣

蜉蝣篇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朱傳改為時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又云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攷竊以蜉蝣之蟲朝生而暮死泛喻時人則可以為喻君則斷不可毛傳曰蜉蝣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

是說昭公不如蜉蝣也鄭氏知其難通而易之曰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如渠略然為刺羣臣其說優於傳矣孔氏申鄭故與鄭違孔氏說詩每不顧君臣之大分而傳會穿鑿以求通於序大抵如此至序與鄭之說亦因左傳晉侯入曹之事而誤用之爾入曹事在共公時共公昭公子也因其子之任小人而併以其父為亦任小人為父者不亦難乎主獄者不亦濫乎陸羽明曰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此

說頗佳

掘閱

毛傳曰掘閱容閱也鄭箋曰掘閱掘地解釋文音蟹閱謂其始生時也以開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孔氏申傳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申箋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攷毛傳甚簡孔尚未得其旨而所申鄭義陸農師云掘土使開閱也李迂仲云管子曰掘地得生則是言其始生也皆從

之則掘字與孟子掘井義同又管子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閱而得龜者房玄齡注云掘穿也義亦同説文掘字從土引此詩亦言堀土而出也且蠐螬生糞土中而蜉蝣即其所化則謂之掘地而出誠無不可也至閱字之義孔氏以鮮解二字形相近而義俱通故兩存之嚴緝謂升騰變化則解閱意也攷毛傳訓邶風我躬不閱云閱容也鄭云我躬尚不能自容孔用鄭語申毛則閱之為容乃容受之容也此疏言形容鮮閱則以為容貌之

容矣彼此互異故朱子不從竊意毛以掘字易解而不解其言掘閱容閱者止鮮閱字也而所謂容與鄁風同耳王安石曰掘地以自閱言其小而迫也此實善體毛公之意學者詳之可也

候人篇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經言赤芾三百毛云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與左傳合故以為刺共公耳朱傳泛言其君而亦引傳語

則不以序為非矣漢時貂蟬盈坐郎官塡階都騎塞市拾遺補闕車載斗量此詩之謂歟但毛以首章為賦朱子改為興其義為優蓋君子不得志而為禄仕所謂吏隱者固多也今以君子而為候人又不得為候人之官長而為候人之徒屬何自卑若此且候人係勇力之士古雖不分文武兩途而堪作腹心之寄者豈盡赳赳之夫耶況如毛說經當為彼君子兮何戈與祋而後可通今言彼候人兮則彼者第指候人而彼之安知候人之

必為賢者乎若以彼為賢何以知其賢而復彼之耶故實指賢者為候人之官必多附會穿鑿之病不若朱傳之婉而多風意味深長也蘇傳又謂候人守疆場而已共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至三百之多夫候人之官天子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二十人爾以區區之曹其朝共有三百之赤芾已為不堪乃謂候人一官服赤芾者三百耶且敵國賓至候人為道非守疆場者也噫過已

鳲鳩篇

鳲鳩篇序以為刺（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改為美（云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義正相反今觀經文並無刺意鄭箋於首章言執義一則用心固三章言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毛云正長也鄭云言任為侯伯）四章言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皆不言刺獨於二章云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既於通篇體製有乖而詩人之意有直刺之者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也有婉刺之者如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亦

必徵露於言詞之間今但言其服之美何以知其不稱乎孔氏以為刺君歐陽以為刺臣皆無當也又毛傳以鳲鳩為平均則與序相反歐陽以鳲鳩為用心不壹則與經相反朱子就詩論詩最為直捷然曹之君臣豈有盛德如是之人而功業不彰謚號不傳泯泯乃爾耶董氏以為美子臧之一其德錢氏引伸其義似已但子臧能守節未能達節也申公説謂美振鐸詩中所言皆不足以當之也蔣仁叔謂美周公曹風與豳風相聯屬脱

誤在此斯足以通解經之窮者乎正是四國語固非周公不足以當之王魯齋疑詩書俱遭秦火詩無獨全之理故于下泉云末章全與上三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以此推之仁叔或非臆說

下泉篇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序之首句本得詩旨其曰疾共公者以晉文圍曹之事而斥之爾攷共公初年正齊桓方盛

之時葵邱之會共公與焉則此詩之不作於初年可知
若夫入曹之役釁起駢脅共公亦不過偶爾遊戲幾至
滅國夫怨毒之於人惟於其有所私而故欲蔽之而故
欲彰之則其圖報必深晉文固非能討罪救民之人而
共公亦不聞有大罪可討也觀其圍曹門焉多死則知
曹之人猶能用命固守竭力致死雖以晉文之彊盛不
能即克而稱晉侯患之則謂曹人之疾共公者無可據
而共公之侵刻下民亦未必然矣及晉文入曹不責其

無禮於己而責其用人之失韓氏所謂伯者假義行私皆此類者是也然即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情已見乎辭矣共公以偶爾遊戲幾至滅國百世下猶不免於諸儒之口實且不獨得其應得之罪而更受夫无妄之謗人君舉動可不慎哉朱傳不斥共公良是

豳

豳詩列於風後雅前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工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刪時之次第也今則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夫子所刪定之次第也先後不同論者紛起甚有夫子降王離衛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之說皆以私意測聖人也然聖人必以豳詩置風之後雅之前者何哉孔氏謂周公德高諸侯事同王事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鄭漁仲專取近堪為雅之義范逸齋專取不與諸國為倫之義朱傳則引文中子之言謂變之可正也夫天地之氣運否

以繼泰而剥必有復聖人之心安常憂危而亂必求治檜亡於西周之終匪風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亡於春秋之終下泉傷天下之無霸也大國肆横而小國困敝民生日蹙矣聖人何忍一日而忘天下哉而顧瞻周道非周公孰能正之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周之所以興也成王以幼冲之年當盈成之會不敢以今日享之之易忘前人致之之勞而克臻太平者誰之功哉則謂删詩繫豳之心即東周可為而夢見周公之志也可

豳詩分風雅頌一

攷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以息老物鄭康成注禮與箋詩大同小異孔穎達申之曰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女心傷悲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豳風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為酒是豳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豳頌今就其

分處數語思之女心傷悲二句似召南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及衛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之意為春酒介眉壽似小雅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之意躋堂稱慶似周頌為酒為醴以洽百禮魯頌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之意故强為分別也但以女心傷悲為民之風俗則七月全篇皆是民之風俗故豳詩稱風不專以此二句也作酒養老固是豳公政教首章二章之于耜求桑七章八章之執功鑿冰獨非人

君美政乎小雅言食我農夫何以知此此之食我農人為頌乎周頌言以介眉壽何以知此之以介眉壽為雅乎天保楚茨信南山甫田皆有萬壽無疆句何以皆列於雅乎孔氏又以首章為一篇之總要則不可以首章獨為豳風矣以二章三章皆為女功之正則不可劃二章以合於首章而為風劃三章以合於六章男功之助之半而為雅矣以六章為男功之助則不可以其半為雅半為頌矣孔又謂述其政教之始為豳風述其政教之

中為豳雅述其政教之成為豳頌則不可以女功之正之半為政教之始而不及男功不可以男功之助之半與男功之正為政教之成而不及女功亦不可以女功之正之半合男功之助之半為政教之中矣朱子以鄭說為非而取王氏及或者之說且意於雅頌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以冠以豳號輔慶源欲從或說朱孟章則以楚茨等篇為豳雅思文等篇為豳頌之說得之今攷或說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

為雅或以為頌夫風雅頌各有其音風之音不可以為
雅之音頌之音也既為雅之音頌之音不可復以為風
之音也若甫田言擊鼓言田祖言田畯似與籥章合然
籥章言龡籥擊土鼓不言琴瑟也大田亦言田祖田畯
而其意主於報不得為祈也楚茨言先祖言孝孫信南
山言皇祖言孝孫則享於宗廟非祈於田祖也至思文
為后稷配天臣工為戒農官與息老物之意絶不相關
惟豐年載芟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不可

以為豳也況豳詩用以逆暑迎寒不過七月一篇豳雅止用以樂田畯豳頌止用以息老物何雅頌之詩反多於風耶黄東發引王雪山之説曰豳詩者籥章以鍾鼓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豳雅者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春應雅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豳頌者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和聲不同耳此説新奇可喜故顧寧人亦從之今攷古樂器有雅塤頌塤雅瑟頌瑟雅篪頌篪雅

簫頌簫之名似王說可信然風何獨無其器乎周禮籥章並掌豳詩豳雅豳頌何獨以豳風屬之乎笙師之職以教祴夏祴夏即陔夏頌也非雅也何得以龡豳雅屬之乎且笙師教祴夏之頌而樂器有雅則雅之為器非專為龡豳雅而得名者矣眡瞭之職凡樂皆掌何獨以龡豳頌屬之乎況笙師所掌止十一器竽笙等八者則龡之櫝應雅三者則春之春與龡相對何得合之為十二器乎眡瞭所掌亦止三器頌磬西方之磬也笙磬東

方之磬也何得分笙與磬為二合之鼗與頌磬為四乎其謬如此尤不可以不辨也然則豳詩之說果何定歟歐陽永叔以其說有難通而并疑周禮王魯齋更疑國風未必定於十三之數十三國之風未必果為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而欲以豳詩分類入於變雅黃實夫以七月為豳之舊歌金仁山又以七月篤公劉為豳之遺詩即籥章所歛者也則似豳詩止亡豳頌爾然篤公劉之詩不止言農事又無樂田畯之意斷非籥

章所歛之雅也夫秦火之後篇章殘缺若周禮之九夏儀禮之新宫射義之貍首國語之鳩飛左傳之河水茅鴟轡之柔矣周書世俘篇有明明崇禹生開三詩名墨子以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四句為周詩即七月一詩齊魯韓皆無之故豳詩之說介甫以為昔有今亡差為近理

豳詩分風雅頌二

古人之文每多簡質非得後人發明之則其藴不彰然

使後人誤解之則遺害亦不小此誠不可不慎以讀之也鄭康成注禮箋詩較之鄭司農小毛公而已詳然尚多引而未發之與孔仲達之疏曲折以達其義不可謂非鄭氏之功臣然泥其辭而失其旨者正復不少鄭康成周禮籥章注云此風也而曰詩詩總名也豳詩七月也迎氣歌其類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

歌其類也夫曰類者正與左傳歌詩必類之類同舉其類以例其餘原不執此類以定其事也及其箋詩又於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下云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於以介眉壽下云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穫稻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於卒章云飲酒既樂欲享大壽無竟是謂豳頌夫是謂云者亦指其類以示人非執是以釋詩也是其意特以七月一篇備風雅頌之體一詩而可以三用雖其所指之處微有不同而

箋注二書之旨未嘗相戾耳孔氏泥其說而鑿言之曰女心傷悲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豳風作酒養老是人君美政故知是豳雅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是豳頌因分二章以上為豳風六章以介眉壽上為豳雅以下至末為豳頌遂失康成之旨後人但知一詩三分之說出自康成痛加指斥而康成原不任咎也竊意古人所分風雅頌之義或不似今人所分者如崧高列於大雅而其詩曰其風肆好又曰吉甫作誦古誦頌字通則一篇中

備有風雅頌之明證也故鄭漁仲風雅頌辨曰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引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者風之為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詞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皆可謂之頌正善體康成之意者也集傳所列三說揔不若鄭說之有據而下此更無論巳蓋康成去古未遠而所學甚博淵源有自未可輕為譏議也又康成注

禮在未見毛詩之前則其箋詩是晚年定論義更當精於禮注而大㫖不甚相遠自孔氏謂篇章之注與此小殊而謂康成自相矛盾者有之矣夫古人之書為淺儒誤解而失其㫖者何可勝道哉世之善讀書者能於相同之處知其不同而不同之中窺其同則庶矣苟於古人之書未能潛心體玩而輒曰古人如是如是則其所發明者正其所以遺害也夫

七月篇無三月

七月一篇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雖以日言即夏之十一月十二月及正月二月也而自四月以至十月皆見于經獨不言三月孔疏謂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二月皆以數配日言之從夏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數配月言之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故日月竝言見其異已有明論而劉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其月然其既條取大桑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蓋已具于蠶月之中矣胡廣曰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今摘其詞布于三月四月之間非敢以為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猶為疑詞何哉今攷月令季春鳴鳩拂羽戴勝

降桑后妃躬桑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則蠶之在三月巳登矣孟夏復言蠶事畢者今世養蠶頭蠶最早而人亦最重二蠶三蠶晚而人有不養者矣又春秋考異郵曰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而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此更明證也國家農桑並重此為女功之正女功莫急於養蠶養蠶莫急於三月周公不言三月而特表之曰蠶月所以使人知蠶之重也而遲遲之春日則固三月之候耳

七月與月令不同

七月言人事物候與月令不同者毛氏指其一於三之日于耜句云蟋土晚寒鄭氏指其二於七月鳴鵙句云鵙五月則鳴蟋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句云不用仲冬亦蟋地晚寒孔氏又指其六云蟋地之寒晚于中國者非徒此三事月令仲春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大抵月令早而此詩遲其所以遲者毛以為蟋地晚寒而鄭氏曰晚寒亦晚溫孔氏曰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于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之解晚寒不

如陸德明曰節晚而氣寒孫毓曰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之明順鄭據夏衰時言故指豳為戎狄地名孔以豳為戎狄遂以月令為中國之正候誤已盖南方熱鄉自必熱早北方寒地自必寒早也而豳地由周而秦皆為中國矣秦都關中即今陝西西安府豳即邠州亦屬西安其地甚近寒燠不應相異且不韋為秦相而著此書不知紀何處中國之事而反遺本國之風耶程子之言曰月令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當已而公劉在夏商之際不韋居周秦之間

相去一千五百餘年制度之變更土俗之沿革固難必合即禽獸草木之類舉其初則早言其盛則遲豈獨地氣使然哉

七月詩首言七月

七月一篇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為首何也范逸齋曰是詩以農為本前乎此則農功未畢至七月則凡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時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其意欲使之豫備無

後時之悔也竊意周家以農事開國其重農固也但月令孟春元日祈穀元辰親秉耒耜躬耕帝籍此詩亦言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使詩人果欲國君訓農於是月而首舉之何不於始耕之時及耕稼耘耔未訖功時訓之而反訓於訖功之後不已晚乎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當有卒歲之其故以七月為首張子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于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為言當已而劉瑾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于冬日而實始于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不始于秋成而實始于二月之舉趾朱善曰大寒之候在丑月而謀之於建申

之時收穫之候在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豫之至也 發明之尤詳蓋民以食為天宜先陳耕田之事而恒言必曰衣食豳地寒多需衣尤急況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蠶月條桑八月載績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本孔疏 故此詩先言衣而後言食將言需衣之急其機兆於七月暑退將寒之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云

流火

毛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孔云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言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鄭箋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大火中而寒暑退此用左傳昭三年張趯語蓋以詩之火為心星與毛同也爾雅大火謂之大辰郭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而答孫皓問以堯典日永星火為大火之次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則又不以為心星也今攷程子云落下閎作歷言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冠絕古今

陳氏云北齊向子信始知歲差　蔡氏云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約之說康成時未有歲差之法何承天增法凡八十餘年差一度五十年退一度至百年隋劉焯七十五年唐一行八十二年宋統天歷六十年元郭守敬六十六年故分為二其實詩之火與書之火一也自堯至今四千餘年其差數有可攷者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初昏中星為鶉鳥今春分日躔在室初昏中星在東井堯時夏至日躔在星初昏中星為大火今夏至日躔在觜初昏中星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堯時秋分日躔在房初昏中星為虛今秋

分日躔于翼初昏中星則斗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也堯時冬至日躔于虛初昏中星爲昴今冬至日躔于箕初昏中星則室宿之雲雨星偏東數分餘也然則堯時中星與豳時自不能同（婁敬謂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此詩陳豳時風俗故與堯典不同耳

一之日

毛傳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申之

謂三之日四之日為因乘上數春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是巳至謂稱日由物生稱月由物成辰月則生成之際故日月並言驗今四月以後物之未生者尚多何得以一葽之微遂據為物成之候乎蘇頴濱曰此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其論固當但詩人何以忽言夏正忽言周正歟許白雲謂詩中以日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不知周人定建亦以陽氣生於子故取以為正朔

耳呂記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朱氏疏義曰一之日二之日詩人詠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也二說無穿鑿之病即如本詩言月又言日言一之日者二言三之日者二言四之日者二言三月則云春日又云蠶月言四月則一五月則二六月亦二七月流火三言之又言七月者四言八月者六九月授衣再言之又言九月者四言十月者五參差錯落詩人雜舉以成文豈亦各有大義耶

公子同歸

毛傳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王肅云豳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孔穎達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時亦適野申之以公子為豳公之子男子也李迂仲譏之曰毛公既以女心傷悲為女子有欲嫁之意下文又曰與公子同歸其文不相接且民耕于野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采桑之女而謂之同時出同時歸可乎良是鄭箋曰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孔穎達又申之云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引公羊傳莊公元年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居則以卑

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而以為邶公之女李迂仲從之今攷公羊傳昭公二十一年又云顔淫九公子於宫中注云女公子也是以公子為公女實非無據而同歸二字亦明順但一篇之詞前後不容互異下文為公子裳為公子裘若以為專獻於公之女則理有難通朱子本蘇傳蘇云古者昏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以是時歸于公子後人疑此詩泛言國人之女安得歸于公子且宋三世内娶春秋以為譏即周之大姜有逢氏女也大任摯國女也大姒莘國女也邶國大家安得聯姻公室竊意諸侯之適子當娶于他

國而庶子或娶於本國如左傳稱文昭十六詩言則百斯男豈盡娶于他國乎蘇說自通而六帖所言末二句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弄未盡頗得詩人之情

鶪

毛傳曰鶪伯勞也蓋本爾雅爾雅注李巡曰伯勞一名鶪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則鶪已有三名而大戴禮云鶪伯鷯也鳴相命也以為伯鷯易通卦驗云博

勞性好單棲以為博勞楚辭云恐題鴂之先鳴朱注鴂鶪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鴂即鶪也以為題鴂服虔以為白脰鳥李時珍云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以為苦鳥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稱婦被姑虐死所化又名反舌楊用修云性能摶擊鷹集于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以為蜀中名駕犁更得八名而其鳴之時月令云仲夏鶪始鳴大戴禮云五月鶪則鳴周書時訓解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鶪始鳴鶪不始鳴號令壅偪呂覽注云仲夏陰作于下陽發于上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棘而鳴其上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鳴鶪鶪故以其音著也皆

以為在五月此詩獨言鳴於七月者鄭孔以晚寒所致鶪固畏寒倉庚獨不畏寒乎月令仲春倉庚鳴此詩亦言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也且此詩之後於月令者有九皆後一月鶪何後鳴二月乎朱子釋楚辭用范氏之說云鶪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竊疑王肅之言云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五古字如七頗有理

葽

毛傳以葽為葽艸而不指為何物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疑為王萯孔疏云本艸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採陰乾云七月採之又非四月

已秀是葽與否未能辨之未能辨曹純老以為遠志馮氏譏之陳氏信之二家之說最詳今攷爾雅云葽繞棘蒬郭璞注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鋭而黃其上謂之小艸而本經云遠志味苦一名棘蒬一名葽繞一名細艸四月採根葉陰乾圖經云遠志根黃色形如蒿苗名小艸似麻黃而青又如華豆葉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馮氏據三月開華不於四月四月採根葉不採其實故譏曹說陳氏謂三月開花正當以四月成實爾雅分別華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

者謂之秀英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四字對則異散則通故信曹說竊以曹說有據未可譏也許慎說文云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張揖廣雅云棘蒬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郭璞注雅引之劉許皆漢人而許既信劉張居魏郭居晉而郭亦信張其說當不誤故李迂仲謂陳肴以為幽秀而復引劉許之說嚴華谷王伯厚皆援說文為證但俱無所發明致有馮氏之疑耳

蜩

毛傳曰蜩螗也朱傳曰蜩蟬也毛以蜩螗為一大雅曰如蜩如螗則雖一類而實二蟲敔爾雅曰蜩蜋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　邢疏螗蜩俗呼曰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蚻音札蜻蜻郭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夏小正曰鳴蚻虎懸蠽音節茅蜩郭注江東呼為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郭注蜩中最大者為馬蜩蜺寒蜩郭注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孔云月令寒蟬鳴與此不同夏小正曰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蜓音挺蚞音木螇音奚螰音鹿　郭注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　邢疏方言曰蛟木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蛥蚗關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或

謂之蜓蚞皆蟬別名耳邢氏疏以為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則蜩之為蟬信矣方言又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舍人注爾雅亦以螗蜩蜋蜩為一物秦晉謂之蟬海岱謂之蟜又云黑而赤者謂之蜺蟪謂之寒蜩寒蜩者瘖蜩也馮氏名物疏辨之尤詳蓋蜩之類實繁其名隨方土所稱最多參錯而諸類總謂之蟬古今注蟬一名玉女為其變化而禪亦以舍卑穢趍高潔其禪足道也

貉狐狸

朱子說詩專明大意而於鳥獸蟲魚之細時有不經意處未能無誤毛傳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鄭箋曰于貉往搏貉以自裘也狐狸以共尊者二家原以貉與狐狸為三獸也特毛傳簡質謂取狐狸皮也六字似一句後人誤讀遂覺難通埤雅以于貉為周禮祭表貉之事詩記以貉為狐狸之所見遷就其詞未見的確朱傳曰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邦謂往取狐狸也竟以貉與狐狸為一獸則更誤矣攷爾雅曰貈貈本作貉乎各反子貆音丸邢疏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貆郭

云其雌者名貍今江東呼為䝟𧳏又曰貍子隸音曳邢疏字林云貍伏獸似貙郭云今或呼豾貍又曰貍狐貒音湍爾雅貒子貗郭注豚也一名貛貈醜其足蹯其跡凢音鈕邢疏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蹯其指頭著地處名凢是貉與狐狸二獸相類耳不得渾為一也又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淮南子曰貛貉為曲穴正字通曰貉似狸鋭頭尖鼻斑色毛深溫滑可為裘爾雅翼異墨客揮犀皆以為善睡朱氏以為貉賤而狐貴徐氏以貉為狐屬出則為狐之導言貉者不一矣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狩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狐

言白駱言玄固非一物也至經傳之言狐者未易悉數說文謂狐爲妖獸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豐後埤雅曰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衆故從孤省而禹貢梁州熊羆狐狸蔡傳云四獸之皮織皮熊羆二獸也則狐狸亦二獸矣禮云狸去正脊狐去首亦分言狸狐子思曰謂狐爲狸者非直不知狐也勿得狐并失狸者也是更因人誤以狐爲狸而辨之矣雅翼曰狐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于豹則其類雖同而形實各異亦不難

辨也若狸之為獸一名不來徐廣封禪書注周禮夏官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射張三侯注狸善搏者也左傳定九年東郭書衣貍製檀弓貍首之斑然注文采似貍之首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牲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淮南子曰貍頭似鼠以類推也管輅曰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有文章蔚而不明其名曰貍而正字通論之尤詳云大小似狐有貓貍虎貍九節貍香貍牛尾貍海貍則貉與狐狸之非一獸甚明朱子誤解毛傳未嘗細讀孔疏耳孔云于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也若以六字分兩句

一讀讀謂取句狐狸讀皮也句其義自明矣

斯螽莎雞蟋蟀

爾雅曰蜤螽蜙蝑郭注蜙蝑也俗名蝽黍邢疏周南七月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蜙蝑一名蜙蝑一名蝽黍焉又曰螒音汗天雞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鷄李巡曰一名酸鷄又曰蟋蟀蛬音拱鄭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蛩毛公釋斯螽為蜙蝑郭璞謂天雞為莎雞則固與蟋蟀為三物矣又陸璣分別斯螽云螽斯揚雄曰舂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如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

索作聲幽州人謂之錯蒲蟋蟀云似蝗而小正黑色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青蛪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春秋說題辭作趨織古今注作促織字異義同之形甚詳而皆以為蝗類猶貉狐貍三獸而皆為狐類矣乃斯螽莎雞廣志莎雞如蠶蛾而五色亦曰犨雞蟋蟀之名各有六七而郭氏陸氏以蟋蟀埤雅陰陽師萬物以出入土于悉蟄能帥陰陽之悉者也為促織馬氏云莎雞一名促織紡緯也陳氏云莎雞即今紡緯也其鳴聲切切類紡織也促織青而長鬚脚其鳴如機急織之聲也以莎雞為促織其言既互異崔豹古今注混莎雞蟋蟀為一物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織

也一曰促織一曰紡緯程子更謂斯螽莎鷄蟋蟀說者雖為三物然攷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朱傳從之蓋以經文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言蟋蟀則似七月八月九月三句俱繼莎鷄而言故意五月則為斯螽六月則為莎鷄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則為蟋蟀爾不知此實古人倒裝文法之妙三百篇中每多有之鄭箋曰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言三物良是而諸儒之說間有不同今以臆見度之斯螽即今之織布娘青色亦有褐色

者尖頭長角長股其飛則兩股相切軋軋有聲蔡邕月令章句郭璞方言注鄭樵通志俱謂之蚱蜢而考工記所云以股鳴者也莎鷄即今之紡織娘有青褐二色頭小而方大腹長鬚脚其鳴如機急織之聲羅願謂小兒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考工記所云以翼鳴者也蟋蟀則今人所養以為戲者正黑亦有青黃紫白數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善鬭考工記所云以注音晝虫喙也鳴鳴時亦張其翅者也同類而實異物若以為一物隨時變化則斯螽一月而變為莎鷄莎鷄又

一月而變為蟋蟀蟋蟀獨歷八月九月十月而不變者何也不知四月中未變為斯螽之前為何名十一月後蟋蟀更變為何物耶又不知七月八月九月之中仍名為莎雞耶已即名為蟋蟀耶朱子於細微處不甚著意未免有誤學者不可不知

改歲

孔疏辨卒歲改歲之分云曰為改歲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暮止謂十月為暮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

一周乃為終歲寒暑未周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歲至春二者意小異也甚為明晰劉瑾之說云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實本於此朱傳引呂東萊三正迭用之說劉瑾辨之云考東萊詩記周字上有商字似謂子丑之正非創自商周商周迭興不過舉前代之制而迭用之耳今朱子所引乃無商字而又謂周人三正皆曾用似與東萊本意不同不知何也信已而詩傳遺說答潘時舉問又曰周歷夏商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

正皆曾用之也此一條亦非朱子定論竊思甘誓言怠棄三正則子丑之建夏以前已有之有扈廢之即為大罪固不獨殷人用之也且吕謂通於民俗亦不專指殷人言也殷處戎狄之間而世有令德實奉夏商之正朔敢不純盡臣節而有私書紀其時月哉曹氏謂殷俗素以禾熟紀歲功之成改歲無復事矣故歲未終而謂之改歲亦未的確大抵古時三正迭建國家大政令必以本朝正朔為準而民間所紀物候或據陽氣之始為言

或據寒暑之節爲言本無一定不在不奉正朔之内耳

鬱薁

毛傳曰鬱棣屬薁蘡薁也孔疏曰劉楨毛詩義問云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艸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别耳晉宫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

薁也今攷陸璣疏於食鬱及薁與止釋鬱與毛詩義問同而不及薁於唐棣之華則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可食馮嗣宗謂陸璣以唐棣為薁李則非而以為實大如李則得之又以本艸注為誤云本艸圖經謂郁李子如櫻桃則似說常棣非郁李也郁李雖棣屬然非爾雅所謂唐棣常棣也攷孔疏引本艸以鬱為一名車下李故以華林園之車下李即鬱馮既以薁為郁李而引本艸云郁李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車下李是

薁而非鬱矣馮又云薁與鬱俱棣屬故同得車下李之名則鬱亦名車下李也攷本艸無單名鬱者木部郁李之下有薁李詩經鬱李車下李圖經爵李本經雀李詩疏棠棣之名則陸疏所言不誤孔特以鬱李即鬱而誤耳又本艸艸部別有蘡薁一名燕薁毛詩一名蘡舌廣雅一名山葡萄唐注一名野葡萄俗名藤名木龍陳藏器曰蘇恭注千歲藤即是蘡薁妄言也毛詩題綱云葛藟一名燕薁好生河滸邊李時珍曰詩六月食薁即此其莖吹之氣出有汁如通艸也是以薁之木生者為蔓生故馮以為誤也又攷

玉篇以燕薁為艸而名木葉如梨者為郁廣韻以蘡薁為藤（陶隱居云蒲萄即此間蘡薁）而名郁李為郁是燕薁即蘡薁乃有藤之艸別有枝條華葉皆若李之郁李也（本艸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花葉皆若李惟子小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仁用）夫本艸明有藤名木龍之蘡薁而毛傳訓薁為蘡薁（呂記朱傳俱從毛）其字又從艸安知毛傳本草不誤而孔氏申毛以薁為薁李之誤耶如以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詩人言鬱及薁知為同類亦必以木高五六尺（圖經）實大如李

之薁李（陸疏）當之則誤當在毛傳不在本艸注（云葡萄即薁蘡生隴西五原山谷）矣不知下文葵及菽亦同類否

葵

葵字古注無訓呂記引爾雅（終葵繁露）郭注（云承露也大莖小葉花紫黃色）釋之朱傳以為菜名葵固五菜之主（韭薤葱葵藿也）而為類不一爾雅曰芣蚍蚽（郭注荊葵似葵紫色）陳風之荍也又曰芹楚葵（郭注水中芹菜）魯頌之芹也又曰蔠菟葵（郭注似葵而小葉如藜汋啖之滑）又曰蔩戎葵（郭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二者不見經而荊葵菟葵

戎葵郭皆曰似葵則實非葵矣終葵繁露本草以為落
葵亦名承露亦名天葵亦名臙脂艸當是俗所稱紫草
耳亦未得專葵之名也毛傳說文廣雅以茆為鳧葵本
艸埤雅以荇為鳧葵陸璣以茆為水葵廣雅又有地葵
本艸又有房葵黃蜀葵素問更有龍葵皆非此詩之葵
也埤雅以此為紫莖白莖葵嚴粲馮復京俱信之蓋本
艸專以此葵入本經上品云古人種為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為勝大葉小
華華紫黃色小者名鴨脚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經年始采有春葵秋葵冬葵之名而齊民

要術亦云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詩七月亨葵即此也但王禎農書謂葵備四時之饌而本艸止有春葵秋葵冬葵之名攷士虞禮云夏秋用生葵記云鉶芼夏葵冬荁則夏時果有葵也又周禮醢人有葵菹嬴醢公儀子茹葵而拔之古人種葵爲常食今獨種以爲玩鮮有食之者豈古今物性不同歟

穫稻

朱傳曰穫稻以釀酒也意本鄭氏禮注是專以稻爲釀

酒之用也而釀酒之米特其粘之糯者耳米之疏者曰秔粘者曰糯則稻實專指糯米言矣陳啓源據此詩及豐年詩豐年詩為酒為醴獨言黍稌月令仲冬命大酋亦言秫稻黍乃稷之黏者秫乃粱之黏者而與稌稻竝言說文云稻稌也沛國謂稻曰糯又曰秔稻屬然則稌稻糯俱是黏者而疏者直名秔本草專言糯為稻杜少陵詩云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秔稻與煙霜相對明是二物專指糯米為稻誠屬可信李頎詩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亦以粳稻與雲霞相對但周禮太宰之九穀先鄭注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有粱苽無秫大麥而職方氏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注云黍稷菽

麥稻也兖州其穀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也幽州其穀宜三種注云黍稷稻也青州其穀宜稻麥揚州荆州其穀宜稻即朱子論語注亦云稻黍稷麥菽也竊疑米之爲用秔者尤多於穤何以太宰所掌反不及秔米而九州所產獨有穤米乎然則稻爲秔穤之總名未必非古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疏云以下田種稻故云稼下地決不專種穤米也

春酒

毛傳曰春酒凍醪也孔氏申之曰醪是酒之别名此酒

凍時釀之故為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即天官酒正三酒中之清酒也然則此酒實釀之於冬而云春酒者豈以其歷春不壞與或豫備為新春之需與春秋緯云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則酒以導和欲為眉壽之助故有取於春之義與月令仲冬麴蘗必時注云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是春時所釀故名春酒也呂記既從毛孔而復引此注以令驗之麴蘗於七月八月製之

亦用麥（春秋緯云以麥入黍而為酒）而不用稻月令言仲冬必時者意謂仲冬將造酒而麴糵必以時先備耳又今世釀酒冬閒所造者可藏以歷春至夏而不變立春後所造即不能經久鄭說未敢據信蘇傳曰（春酒凍醪也）冬釀而夏熟（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夏不可以釀故為此酒以繼之其必言夏熟者亦未明其義朱傳無訓且當從毛

斷壺

毛傳曰壺瓠（戶故反）也孔疏無所申明今攷說文云瓠一

名壺皆匏屬也其言亦簡古今注曰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匏可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揔瓢其別也分為兩種埤雅曰頭短大腹曰匏長而瘦上者曰瓠似匏而肥圓者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又可為樽又分為三其義始明今世所植瓠有數種有圓大可容數斗者有莖長一二尺甚有三尺許者又有兩頭大而腰細者又有極小者俗皆謂之壺盧不知其形不同其名亦各異矣據詩言匏有苦葉又言甘瓠纍

之則又因其性而别焉乃甘固可食苦亦食而知之與此詩之壺皆可食當就其始生嫩時言之也孔氏謂就蔓斷取食之陸農師謂斷其根云壺性蔓生披蔓斬之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引之巳日乃收尤堅成可用劉執中謂斷其梢云枯者可爲壺嫩者可爲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竊意此詩方言壺之可食何得即斷其根若只以斷爲取瓜亦蔓生何以不言取劉說曉物性明人功亦老於圃者矣

鑿冰

藏冰之道備於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夏頒冰掌事秋刷

月令孟冬水始冰地始凍仲冬冰始壯地始坼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用之也徧

三書大旨本與詩相發明孔氏泥鄭答孫皓之說孔云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

又早者鄭答孫皓曰蟄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藏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未為的確詩言二之日鑿冰者即周禮十二月斬冰月令季冬取冰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是也四之日獻羔祭韭即周禮春始治鑑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左傳西陸朝覿而出之是也杜氏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藏冰夏二月日在昴畢用冰其時正相同藏固未嘗晚出亦不為早也淩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蟄人於二之日鑿冰亦必即以其月納之決無一月則專于鑿積至來月而

後納之之理詩人諷詠成文意在鋪張容有不可太拘
處此類是也詩蓋言二之日則鑿冰三之日猶納于凌
陰而未開四之日則獻羔祭韭而啓之爾至周禮一書
乃周公治天下之大法也豳公當草創之時禮樂制度
未能盡備其事斷難周禮悉合今以早開為依禮似周
公制禮在前而豳公依之矣是可信乎朱傳曰豳土寒
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似果鑿之于二之日至
三之日而納之矣其偶衍鄭孔之誤歟

朋酒斯饗

毛傳曰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也鄭箋曰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音閑)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而誓焉飲酒既樂欲享大壽無竟毛傳甚簡孔氏特以鄉人用狗句知毛以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又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鄉飲酒禮尊事重故可稱饗而所謂朋酒者即鄉飲酒禮尊兩壺

於房户之間者是也所謂公堂即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孔云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其言似有據而申鄭易傳之意又謂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申傳云有大夫來相命曰當殺羔羊則前說不盡屬子虛乎乃鄭箋言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孔因鄭注月令大飲烝引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禮遂謂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而朋酒是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也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酒也

而公堂則大學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然此詩歷言豳民農桑之事甫畢終歲勤動未得斗酒相勞苦反言國君饗羣臣之事與上文不相聯屬矣朱傳從張子之說張云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農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以為豳民饗君固見王民皡皡之氣象而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以下饗上亦可謂饗不必拘飲燕食饗之節也而或疑斯饗為民自為之乎草野之人無故擕壺挈榼就君而勸之酒豳民雖古朴君之宗之之後未必相狎至此

若國家本有此制是幽公歲索民之酒食亦非體也李迂仲謂農桑事畢於是合衆酒而命饗至於燕飲之際又祝君以萬壽無疆此指豳民自相燕飲爲樂而每飯不忘君見其忠愛之至理亦可通此本與毛傳意近但大夫無故不殺羊明庶人有故亦不得殺也公劉酌臣而執豕其民反自殺羊乎王安石以公堂爲人君之堂呂東萊謂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間意皆與張合無已且從張

鴟鴞篇

詩之鴟鴞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與書之金縢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相表裏孔安國以金縢我之弗辟為以法法三叔則居東二年即是東征而鴟鴞作於致辟管蔡之後也鄭康成讀辟為避音則居東二年乃是避居東都而鴟鴞係未誅管蔡時作也康成之説王子邕辨之於前論其非有三歐陽

永叔辨之於後論其有不通者三失其大義者二既明且悉矣而范逸齋金仁山許白雲輩皆從鄭即朱子晚年與蔡仲默手書亦力主之故蔡氏書傳與詩集傳異然後人有讀辟為避者而不敢以書之罪人詩之我子為周公官屬鄭說也實王與歐之力也申公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避居於魯作此詩以貽王與鄭說合然此係後人偽托不足據信而康成之說實司馬遷誤之也史記稱羣叔流言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則

似周公未嘗去位也又謂周公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此讀辟為避之所由來也又云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攷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何云在襁褓耶在襁褓中何有用事人耶流言起而使子就封何異宋義方救趙而使子相齊耶且云奔者倉皇逃竄之象周公既倉皇逃竄則其官屬自不能保全矣史公本從子國受學不知何故背其師說也今攷金縢言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則首惡者管叔也從惡者羣弟也罪人之所在已自曉然何待周公居東二年始知罪人在管

蔡耶况遲之又久至二年後成王悟知罪人在管蔡何不即迎公歸而必俟雷風之變耶惟公因流言起而不顧嫌疑握兵東征故成王不能釋然欲誚公而未敢耳若公聞流言而引避成王又知罪人在管蔡於後公乃為詩貽王王何為尚欲誚公耶且金縢弗辟之辟與蔡仲之命致辟之辟義正相同何必作兩解耶鴟鴞言既取我子則詩作於既誅管蔡之後明矣以詩為既誅管蔡則周公無避居東都之事矣夫流言既起事涉嫌疑

庶幾辭權謝勢身不在朝而不利之謗自息故姑避於外以聽功罪之所歸者固賢人守節之常也而非所論於聖人之達節武王既崩成王尚幼皇圖甫集而遭家不造國疑主少之日正賴天潢宗室和集於內鎮撫於外以潛消奸宄之心所謂葛藟能庇其本根者是也故周公居中秉政而復使三叔監殷正欲示之以無可乘之隙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也管叔爲武庚輩唆嗾做出這一場大疎脫二語本朱子周公之所不料正管叔之罪之

莫可追也三監之叛非叛周公也乃叛周矣使周公顧一已之小嫌逡巡退避忘國家之大計設或小腆不靖鄙我周邦將后稷開基以來歷聖之所經營一旦失墜是誰之咎與周公以冢宰聽政周之尊親大臣非二公可擬也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罪人之命乃欲居於魯奔於楚避於東都徒為自全之計而諉責他人不思先王付託之重是不獨管叔得罪於先王而周公亦何以告我先王哉故朱子晚年之論有

鑒於後世拜表輒行之專擅而防微杜漸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使跋扈者無所藉口論極正大但恐亂臣賊子造為蜚語以簧惑君親而陰謀不軌者將謂周公大聖擅國大柄流言一起猶畏避外出王法不即及身則避之一義實無以破亂賊之胆而奪之魄所係尤重不可以不辨至周公東征之必請於成王成王之必從周公蔣仁叔之說當矣

熠燿宵行

毛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氏引爾雅云螢火即炤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說文云兵死之血為鬼火陳思王螢火論云詩曰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為據而以毛為非朱傳以熠燿為明不定貌而宵行為蟲名又非即是螢今攷董氏云熠燿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蠶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陸氏云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濕處有蟲如蠶燭尾戴光行而有光故俗謂之熠燿謂熠燿非螢然亦以熠燿為名不以宵行為名也朱傳所言蟲形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本於董陸而以

宵行為名則倡也濮斗南劉安成從朱楊用修曰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之為倉庚之羽虛也而崔豹言螢火有八名云螢火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鳥一名腐草為之食蚊蚋　夏小正云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其一亦名燐其因毛傳而附會之歟李時珍論螢有三種云一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為螢是也一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蠲明堂月令腐草為蠲是也亦名宵行一水螢居水中其一亦名宵行其因朱傳而附會之歟毛公師傳有自若以熠燿其羽之熠燿為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蟲之鮮明與交交桑扈有鶯其領一例其説固可通也（四章毛公不解者意當如此鄭王孔但言鮮明失其旨矣）

伐柯篇

風人之旨有美有刺所以示勸懲也其言不同其旨各別乃於一篇之中既以為美又以為刺者則若伐柯九罭二篇（序皆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諸儒泥序又言其美之意甚略而求所以刺之故甚詳毛以為刺成王（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為刺羣臣（鄭云成王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于管

蔡之言不知周公聖德疑于王迎之禮故刺之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言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後誰刺乎且朝廷人君所專無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從毛歐陽修刺成王君臣呂祖謙并刺二公紛紛之說迄無定見攷序稱周大夫刺朝廷則此詩為周大夫作矣不知周大夫亦列位於朝廷否若亦列位於朝廷則不能從容開導其君而徒刺譏謗訕其上朝廷亦何賴有此等大夫耶已不能開導其君而反刺同寮責已昏而責人明亦非恕

道故朱傳盡削其說良是但二詩既相聯此篇我覯之子為指其妻下篇則指周公夫下篇之子既指周公何以知此篇之子不指周公也鄭箋之子指周公也篇什相聯語句又同下篇之之子不得不指周公則此篇之之子亦指周公為得而上章為比下章為興古人文字變化之妙不似今人拘拘于排偶也

九罭篇

九罭之詩通篇精神全在是以二字朱子得解亦在此

二字真善讀詩者矣而毛以九罭為緵罟爾雅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今之百囊罟亦謂之䍡江東謂之緵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孔云以其緵促細目能得小魚非謂網身小也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得不漏故言大耳非大于餘魚也王肅述之謂與小國下土不能久留聖人是以九罭為小網也鄭箋曰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性也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體是以九罭為大網也歐陽是毛而非鄭云爾雅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罭為囊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

囊者為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網則毛說通矣

程子舍毛而從鄭迂仲導歐東萊從程觀下章毛傳曰鴻不宜循渚也又曰陸非鴻所止則三章一意鄭於下章乃曰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其取喻又與毛同則不能自守其說矣何如首章亦從毛乎韓詩說以九罭為取鰕茉則孔云緵促細目者得之矣

公孫碩膚

毛傳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孔云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此詩主美周公序云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乃上二句方言周公之有難而下二句別言成王之大美毛云赤舄人君之盛服也几几絇貌是以下二句俱言成王也與詩旨不合而序言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乃言成王有大美與序義亦乖況公子王孫云者以其人不得為公為王而追原其祖父以見其貴成王已貴為王反目之為公孫耶若以公為美古公何必追王

為大王耶且言曾孫則天子諸侯皆可稱孔云傳注雅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公之孫也左傳所稱公孫皆是諸侯之孫也則有難通矣鄭箋曰公周公也孫當如公孫于齊之孫昭公二十五年孫之言孫遁也以公為周公是已但鄭以周公致政為退有難則以孫碩膚為孫遁避此成功之大美而欲老固為退矣而下句赤舄几几中未見有難之意也且鄭以進則躐胡喻攝政退則跆尾喻致政乃經上二句取喻於狼之進退有難而下二句但言周公之退有難未

見進有難之意必俟康成補出而後知之將經文為未完語耶劉原父謂毛鄭皆非而以周公為豳公之孫故稱公孫然破斧既明言周公九罭亦指周公為公此詩何獨稱為公之孫耶歐陽以公為周公而訓碩為大膚為體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讀如遜順之遜夫易稱剝膚之為體信巳而雅稱膚公膚敏又將何解朱傳以孫為讓是鄭氏逌避之意也碩膚訓大美則用毛說也但讓其大美而不居之義當時門人若沈僩問公孫碩膚注看來此意也回互委

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 吴必大答意同 之徒已疑之矣後人又謂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詩書皆大書特書何須掩飾迴護乎朱子說詩最爲平易此反爲委曲之說何也竊意公孫之義當從歐碩膚之義當從毛言公孫順之德甚大且美也孫字正與論語孫以出之之孫同下句赤舄几几正形容其順也公當流言肆起即東行致討似乎嚴厲之氣多詩人獨美其順德真知公之深者矣

詩疑辨證卷三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龍翔